見羅先生書

見羅先生書卷之十六

門人記述書

先生曰學不急於辨體要在明宗故先生之學以知本爲宗而以脩身爲本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先生常常舉之且曰只看此自然識學之大自然明學之本

先生曰大學一經論主意只是教人止於至善論工夫只是教以脩身爲本

止脩二字先生自謂拏出孔曾心要又謂止惟一法脩有多方止之所以脩之也脩之所以止之也又

云止爲脩之主意脩爲止之工夫眞發二千載未明之秘

先生拏出止處謂定靜安總是止但漸入佳境耳亦千古獨得之見

先生曰後儒懸空說致說格辨物辨知費了多少頰舌終於不明孔子只揭出脩身爲本實致實格而知與物亦當下昭昭不復煩詞說矣學者苟未信脩身爲本則請看後儒格致之辨充棟汗牛何故終於不明

先生曰格致誠正原是脩身之功除却脩身原無虛

用之理除却格致誠正亦別無脩身之可做手矣

先生曰家國天下隨身所處而地異齊治均平隨身所脩而事異

先生曰脩身為本原是孔子透性之學故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貴賤之等自是截然論性分則真所謂兩無加損

先生曰孔子平鋪八目只就中輕輕拈出脩身為本而八者一時俱到

先生曰予於壬戌偶因讀易始有悟於本末始終之竅然尚謂為淺閱此二十年來乃斷知孔子學問

只有這箇悟門賢輩非深體之雖日相從講於知本之學亦未能信

先生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何等看得深致斷得斬截蓋孔子徹有悟於此也

先生舉陽明先生知脩身爲本斯謂知本曰此徹悟大學之旨只不知何故卻挈致知

先生曰只知脩身爲本斯謂知本邇來學者間亦有知知本之說者矣卻又不知只是知脩身爲本則與辨體之說何異所以又錯

先生曰經世之學必以脩身爲本盡性至命必以脩

身爲本

李生大昭問先生謂大學一書語孟六經盡其註脚

脩身爲本一部大學又其註脚昭思孔子於易曰

讃於書曰序於詩曰刪皆所謂述而不作者也獨

於春秋謂之作耳如先生云則大學一經亦作也

非所謂述而不作者也先生曰是也自昔聖人大

率處順安常不欲創新立見經傳雖多述者十九

可以作名者以予觀之自有文字來只有伏羲畫

卦皐陶陳謨箕子闡範至孔子作大學爲書四部

耳其餘則皆所謂述也春秋一書雖是創立體例

事則桓文文則史獨其義孔子所謂竊取之耳雖
作猶述也惟此四書則眞所謂先天開人創新爲
學者立規準也此象山所以謂唐虞之際道在皐
陶而殷周之際道在箕子也大率庖羲之易全是
言天虛含人事之象皐陶之謨直將典禮命討本
歸於天而以天之聰明明畏體合於人洪範則備
列九疇本其原爲天錫而以休咎徵應管歸人之
一身使知出往游衍無非天命之所鑒臨視聽貌
言動與氣機相爲呼應其所以發明天人之致者
深且密矣敎天下學者至命盡性之法備且嚴矣

盡矣孔子出來何意更別有作所以序書刪詩讃
易脩春秋自謂之信而好古述而不作蓋孔子實
語也到得晩來祭見學術之訛言天者高入於虛
無執有者泥象於形器虛爲黃老假爲伯術雜爲
陰陽名法而皆托之易範以自文飾惑世誣民畔
道亂正使學者入於其中皇惑迷溺無所執以是
正裁擇思以定萬世世之章程拯世世途之嚬背乃特
作大學一經手授曾子以遺天下來世首揭明德
親民要以止歸至善就將事物分別本末始終先
後教以知止之法次列身心意知物家國天下要

以本歸脩身却將本末厚薄斷以理所不易以示知本爲要不復虛談天人之理而惟實說學問之道使人高不驚虛卑不執有循是而止之則一副當精神點點滴滴直於天上歸宗循是而脩之則一副當精神不識不知隨感而通無非天之用事而謨範易象所談天人之際乃一切實落有做手矣不復托空言矣不但不托空言而所謂高之驚卑之執異端邪說舉不足以亂真反道而萬古斯文之極定矣區區每有言曰由孔子而上聖聖相承道同心一不必提宗當孔子之世異端競起邪

說交張不得不提宗自孔子而下人傳詩禮戶法
孔曾不合更提宗故提宗者聖人之不得已也自
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則確然孔
子提宗句也六經之所無有也不但德於此明民
於此親心此正意此誠知此致物此格家此齊國
此治天下此平知止者必於斯非涉虚也知本者
必於斯非偏寂也此子所以敢斷謂語孟六經盡
其註脚而脩身爲本一句一部大學又其註脚者
其言端有旨也孔子非徹此固不敢以布衣韋帶
之士抗開宗教肩荷乾坤孔子非述此亦眞不足

以統一聖眞度越百王師表百世賢謂大學亦作
蓋其信然其功直與庖羲等謨範尚不足比其隆
矣

先生半生攻苦洞有悟於學問之宗其於大學尤爲
徹透孔曾心髓如以物有一條爲教人知止之法
脩身爲本一句是孔子求仁之方以知本爲大學
立教之宗知止爲大學入手之竅脩身爲大學歸
止之的又曰知止者非他知脩身爲本而止之也
知本者非他知脩身爲本而本之也以止爲脩之
主意脩爲止之工夫以格致誠正爲脩之條理以

齊治均平為脩之用事不以明德親民分本末而云德與民一物也卽下文之所謂身心意知物家國天下者是也然而有本末焉不以止與得分終始而云明與親一事也卽下文之所謂誠正格致脩齊治平者是也然而有終始焉從古論學必以格致為先而先生獨先知止自昔諸儒懇懇諄諄憂格致之無傳而先生獨曰格致無傳揭出止脩謂為孔門心要又挈止處謂定靜安總是止但漸入佳境耳大義數十炳如星日皆發前儒未發生輩始聞而喜已而疑已而悟乃信經文之旨本來

如是赤白青黄蓋是各還本色先生之言不我欺也世之學者謾以舊習爲障兼執未虛之心乍聽先生之說無一不與先儒違者雖理歸一是到底諒無疑閒客亦有立異好奇謂先生故爲是說以高自標揭者矣豈不謬哉

埜生邦直問知之一字陽明先生以爲靈明之體先生謂爲分別之用就經文中原有五箇知字得無亦有指體而言如陽明先生所云者乎先生曰程子云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有指用而言者蓋爲心統性情之故知則不然自就心之用說予所謂

分別爲知者是也雖良知亦分別也知止知先知本知至四知字想賢不疑只致知兩字似覺工夫在上或者屬體耳不知大學一經直將體歸至善即心意已就用邊了故致知者即是致其分別之知也故知獨無位隨所感觸分別者即是知之位矣曾子之所以不別爲傳者亦以此也大祇名實相須虛爲之名者即是實因其體知之不可互指爲意猶意之不可互指爲心眞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而工夫亦無地可措手矣故凡說知者不論良知眞知乾知易知與夫德性

之知聞見之知記識之知思慮之知用之良不良不同而其爲分別一也舍至善之外無別有體舍知止之外無別有工矣予所謂攝知歸止者豈真艸艸言之乎

先生曰止於至善是本體脩身爲本是工夫

先生曰只要悟得本末始終四字徹卽隨地隨時皆有歸宿

朱生鍾問後儒好辨體識仁全篇說工夫點體處只渾然與物同體六字先生曰是乃真識仁者更著一語便贅

先生曰此什物事本不可睹聞聖人即還他道是不
睹不聞本無有聲臭聖人即還他道是無聲無臭
後之強爲名者總爲見之未到
先生曰大學點體只是至善兩字盡矣盡矣更著一
語便贅友朋中間有將本字作善字看又不是此
不但不明善字亦不明本
鍾又問陽明天啓聰明於學豈有悟之不盡致良知
之揭端爲訓詁詞章發也先生曰然予知本義亦
爲老先生如此解說其實欲救訓詁支離揭知本
更覺緊切

先生有三轉語自謂之覷面孔曾當爲首肯一曰物有一條是教人知止之法一曰脩身爲本一句是孔子求仁之方一曰艮其背一句則脩身爲本之旨訣也

先生曰六經不提宗只有脩身爲本一句六經無口訣只有艮其背一句

先生曰求仁兩字最要玩味若作求心便不是

先生曰脩道以仁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此皆朴實頭指出歸宿

先生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至哉言乎此大學所以

必先知止也

先生曰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失之矣

正是服膺此也

先生曰人不知而不慍六箇字括盡知本竅妙一部

論語只如此看

問中庸一書舊說孔門傳受心法中間贊聖之語十

居五七得無亦有指而言乎先生曰此是子思親

見聖人來味之不厭故言之不足又再言之中間

或曰至誠或曰至聖隱隱俱是贊着仲尼不但祖

述憲章一篇爲然也君陳所謂凡人未見聖若弗

克見子思蓋見聖者橫縱曲直轉覺摹寫不盡真所謂自生民以來未有也其寔賛孔子即所以明性學又非二事

沈生燕問唐虞之際元凱布列於朝殷周之際周召畢散並在見知之列象山先生何以謂唐虞之際道在皐陶殷周之際道在箕子也先生曰此意大畧已與汝潛言之矣然更有一說世每謂轍環周流孔汲汲孟皇皇要爲行道之計審如此則孔孟蓋賓緣躁進之尤者矣安土敦仁遯世無悶豈有汲汲求庸而可以語遯世無悶者乎豈知孔子蓋

合下以繼往開來爲心故汲汲爲得人傳道之計世只知重行道豈知明道者所以行道也以予言之行道者其功近明道者其德遠何者行道之功在一時而明道之功在萬世也此宰我子貢有若之所以謂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唐虞之際獨有臯陶陳謨殷周之際獨有箕子作範雖羣俊盈朝學同德一論明道之寄夫安得不舉而歸之二子乎

羅生懋忠問周子之學專以主靜立極近日聶羅兩先生尤主其說信尚矣不知何以却自註曰無欲

故靜大率無欲之後妄念乃能不作此其所以靜乎先生曰此却不然陽明先生曾有言曰主靜之靜不對動而言蓋以靜為體也若以欲靜之後妄念不作即是對動之靜而非所謂無欲故靜之本體矣學聖章不云乎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之欲亦不對欲而言蓋本如是其無欲也亦是指體而言也故予於四儒序例合舉而互發之且引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為證可為洞見周子之心得其體矣故主於靜一於無欲者其宗同其旨一也無欲故靜亦是周子不得已

而爲言葢上文既有靜而生陰之說下文却用主
靜立極點破不明彷彿靠靜一邊主在陰矣語滯
意圓亦是病處不對動言亦是爲他解說之語只
一到解說亦便是條貫旨趣處小小欠清楚也
李生慈問先生謂止慮兩字絶與禪家寂照止觀相
似定靜安總是止但漸入佳境耳其所以不同於
釋氏者就於應事接物之間分別始終本末先後
使知歸宿此其所以爲經世之竅未論全學只此
一條其所闡明亦真是千古未發只不知止觀法
門何以偶同儒學止慮兩字何以亦有近於禪宗

先生曰生知水否水非止何以能照知鑑否鑑非空何以能明止而照豈獨人心蓋事物之理凡皆如此也儒學與禪學誠兩宗禪者與儒者之心無二體靜以待動虛以受人學可殊方而心之必歸於止而能慮者一也但禪之止主於空故外人倫遺事物以求之其究不可以經世儒之止主於實故即人倫事物以求之差毫末而異千里本末始終此「字每謂把定入道之[illegible]而又括盡經世之竅要若悟之即禪學儒學之所以毫髮分岐經事宰物之所以縷析條分安神定氣皆可不煩詞說

解矣

有兩友論學一友謂只用脩上可著工夫止者主意而已格致誠正所以脩之者也一友曰不然以愚究先生稿全在止上落根令其時刻用工全在於此舉以請質先生曰止爲主意脩爲工夫蓋對脩而言則止爲脩之主意其實喫緊工夫正在於此格致誠正爲其有不能止而脩之者也舊答湊潛書有謂真止即是脩真脩只是止悟得此則誰非脩者誰非止者立命歸根總在一處而誠正格致若綱在綱隨事提點乃不爲支離散漫矣

蔡生宗道問宗道讀稿刻至答包公書謂脩身爲本四字孔子親手拈出敢僣謂知止兩字亦是先生親手拈出先生曰善哉善哉止脩兩字每謂孳出孔曾心要令爲汝一口道破矣宗道曰細讀知本義似是全解經文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三句却不曾着一語先生必有說先生曰也問得好陽明先生發明大學之道益深有悟於萬物一體之旨至說明德在親民親民所以明其明德尤爲儒先不到其有功於聖門非淺儒衣儒冠人皆孔氏之徒孔學明何取更贅一語孔學未明又所

謂當仁不讓師卽受業先生門墻覿面當場亦不得而不講也

蔣生仁問先輩多挈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爲學宗旨先生於答蓉山公書獨曰明明德懸空明不得何也先生曰非止則明德無本可據非脩則明德無用可循昔賢解德字謂是行道而有得於心也理亦是若非行道而有得又爲有明明德之可稱乎吾故曰明明德懸空明不得脩其身以正誠致格而德明非獨如此也脩此身於家而家齊而德明於一家脩此身於國而國治而德明於一國

脩此身於天下而天下平而德明于天下此堯之所以被四表格上下文之所以光四方顯西土也

明明德體叚分量必如此看

黃生汝祥問致知兩字不但陽明拏之有宋諸儒無不以爲學之始事先生獨以爲必先知止何也先生曰至小經綸也須定箇主意豈有歸宿茫然可望集事之理運斤者操柄測景者取中若無知止這一着眞所謂無主意的文章正誠格致將一切渙而無統矣更有一說心有不正故用正之之功意有不誠故用誠之之功知有不致物有不格故

用致之格之之功今此一時爾試反觀心尚有不
正否曰無有意有不誠否曰無有知有不致物有
不格否曰此中祇對歷歷分明似亦無有不致無
有不格先生曰如此則學問功夫一時間便爲空
缺矣汝祥躍然有悟曰允若先生言復命歸根全
在一止格致誠正不過就其中缺漏處檢照提撕
使之常歸於止耳世之學者尚有牿於舊見舊聞
若爲故翻前案欲創新立說者豈不謬哉
一友因論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舉子夏入聞夫
子之道而悅出見紛華而悅二者交戰於胸中故

癯問曰子夏聖門高第也何難於自克如此先生曰戰則癯不戰不癯未論顔曾卽子夏地分亦未易到眼前友朋誰不從事孔學曾見有一人爲學之故交戰而至癯者

俞生世咸問曰古之帝王五載一廵狩朝諸侯於方岳後世端居九五萬國咸寧天下亦以大治不知古人之所以必用廵狩者何也先生曰文中子曰舜五載一廵狩國不費而民不勞者無他道焉兵衛少而征求寡也此亦僅說得節省一意其實雖甚節省亦竟勞費而事竟不可已者夫豈無其故

乎嘗以此等真古人萬不得已之事予民分土人各有君矣大主虛尊全無繫屬若非五載一巡遐陬僻壤何所仰而歸德陳詩觀風廷見耆黎以示四方知有親也輯五瑞同律度量衡以示四方知有尊也後代之事却與此異蓋四海一國天下一尊矣一命之吏廢置自於天子幽岑邃谷戴白垂髫仰戴以胥匡若生者一人耳又何取時巡以重勞費曰然則封禪何爲乎先生曰封禪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此則文中子論之當矣

李生復陽曰三聖不言太極未嘗少孔子獨言太極

得無多先生曰造化必有樞紐無樞紐孰主張是學問必有歸宿無歸宿孰隆施是若非孔子揭出太極學易者直於卦畫上求觀變玩占忘其本矣

復陽曰然則先儒所謂一物各具一太極萬物統體一太極者其理是否先生曰是則是亦要善看此所謂就物而言無有一物無太極者其實只一極耳何統體分別之有

先生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若無此根子兩儀四象畢竟何從出乎中庸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意亦如此此與太極特

異其名而其所指爲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一也曰如此則乾坤二卦不亦將爲後天矣乎先生曰伊川解乾字最好曰乾者天之性情也須信畫前原有易畢竟點出太極四象八卦乃有根本吉凶悔吝一切天之所爲而非人之所設矣點出未發之中喜怒哀樂乃有根本戒愼恐懼直於不覩不聞上歸宿而不向外求討矣此眞學之關鍵易之命脉謂夫子之有功於三聖者此也語豈贅乎

楊生楨問曰居常無事提出脩身爲本宗旨側身歸宿亦有端拱時候無奈習染之深無事中忽然發

出他念不知何方可以去之先生曰予每謂止唯一法脩有多方本地歸宿只有一門滿洩方隅大畧却有四欵非心不正則意不誠非知不致則物不格必竟從此發來別無路徑約畧分之心不正意不誠者是本領上合下帶來不清潔知不致物不格者是應用處區處不妥當楨曰彼時忽然而來亦不見得是心不正意不誠知不致物不格先生曰據此所說可見原不曾用工夫實加查考畢竟病痛根源只此四者當此發動之時就合自照自察看其根祟從何而來只一看到病處便當下

止歸本處而無端發動者當下消融矣

夏生一鳳問友盡乎天下其品高矣德盛矣如何始尚論古之人先生曰此却不然一鄉之善士非小於一國蓋在一鄉必通一鄉爲一身若不能友一鄉之善士而謂之曰一鄉之善士者非也一國之善士非小於天下蓋在一國必通一國爲一身若不能友一國之善士而謂之曰一國之善士者非也隨分所及者卽與同體隨身所到者卽與同成不但如此也雖古今亦通爲一息也故曰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但文勢抑揚頓

挫須如此下語耳胡康侯有兩語道得好謂聖人會人物於一身萬象異形而同體通古今於一息百王異世而同神此宛然一鄉善士章之義疏也但不合帶了文字氣所以不醒耳他日孟子又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亦是在一國卽身一國在天下卽身天下如登東山而盡魯望登泰山而盡天下之望也讀書者若不會得圓旨何由透得古人宗趣

陸生策問紹興致知淮南格物致知不可提宗信矣只格物兩字據經文似有歸重意先生曰如何曰

在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三綱領俱着一在字八條目惟格物著一在字先生曰讀經者要會意究理者不牽文古人著書固以明道其遣詞處未嘗無法如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此分明是其中爾巧也却說中非爾力賢試將大學順口讀之到此天然合着一箇在字若說先格其物即不成文理矣下文緊緊接着就說物格而後知至知下節之有后則知上節之有先而在字可不泥矣且三綱領原是虛提葢約言之八條目却是實說葢詳言之言豈一端各有攸

嘗章句訓解之士泥句牽文如此多可笑者也

羅生愁忠問先生論語大意未論其他只王祀夢兆繼周爲秦兩事以證夫子知來殊爲有據忠嘗歷考春秋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惟秦始終無篡奪之事夫子所以卜其繼興者得無在此先生曰此亦偶然之事三良爲殉秦鍼出奔倫理之間不慊人意者多矣聖人所以許秦之王者端只在悔過一節耳一陽來復則萬物皆春文過遂非無以異於沍寒重陰終迷而不解也悔心一萌洞然更始此眞所謂天之生德致王之基本也試觀輪臺

一悟綿祚四百餘年與元一詔未必發自至誠而詞懇義惻武夫悍卒爲之揮涕民心如此天意可知矣此眞春秋二百年間列國之君絕無而僅有者孔子所以獨取其節以爲有近於王者之事可以續典謨訓誥之後固自有繼興之理耳

李生琯問孟子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董子亦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其鄙之也深矣何孔子取之曰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後儒之評大率謂董孟所闢者管仲之學孔子所

取者管仲之功不知是否先生曰論亦未嘗不是只是要具經世之眼方纔認得管仲之為人認得管仲之為人方纔識得孔子之所取葢雖深取之而所以惜之者猶在也故曰人也却又曰管仲之器小哉是直以為是箇人物而又特惜其本領上工夫合下來夾雜不清楚矣曰如何吽做具經世之眼先生曰每謂三十二箇棋子一眼看徹始終成敗之局者百無一二動手看見二三着者十無二三技艱遺大眼到紛然誰寔識經世之局者此所以礡佩雖紛紜于此具隻眼者難其人也然則

孔子何所取於管仲曰予每謂經世只有四局堯舜禪讓湯武征誅出手做事此是兩箇局面到得春秋之際周室衰矣欲與周則周未可與欲輔周則周未遇主然天命固在未之改也欲廢周則周未可廢而列國分爭蠻夷猾夏周雖共主徒寄空名拱手而莫之救也於此時出手幹事只有尊周攘夷一箇局面管仲則既具有匡世之才一眼覷破知其局之如此遭遇桓公又爲可輔之主也故出身而幹霸者一段事業連屬諸侯攘夷安夏上不失周室天子之尊下得以申方伯連帥之義魯

仲連嘗有言曰齊桓公有天下當此之時實在天下爲齊桓公有也此又一局面也特其不學道不能正心誠意以爲之本領假仁借義使家有三歸之失國有六嬖之禍爲孔門學者所羞稱耳董子所謂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義苟乖何取計利道既悖烏足言功管仲之器小哉孔子已惜之久矣曰然則所謂四局者安在曰此又一說也子每謂由孔子而上君師之道一由孔子而下君師之道乃二不階一命肩荷乾坤立以布衣韋帶之士張主綱常民物之寄則自孔子

始也此又一局也故敢抗開宗教抹殺等夷斷以
脩身爲本無論崇品編氓同一學術後來孟子最
是識得此意故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而樂不存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而性不存其
所性者大行不能爲之加窮居不能爲之損分之
在我者有常定也故曰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子弟
從之則孝弟忠信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
於世知之固囂囂不知亦囂囂其分量之在我者
眞常滿也意常定也此則迥然與三局又別一樣
子也葢三局者尚須倚勢此則不倚勢三局者尚

賢之言以足前賢之句假令後賢未作將前賢之言竟爲闕文矣試看堯之授舜止說允執厥中舜之命禹却說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堯只一言何曾少了些子舜復益之三言何曾多了些子

先生避暑匡廬黃生一清老學也備聞先輩之說中有未妥者執贄見先生問曰一清半生學問創有聞於知本有感此心然舊學牽纏亦似有得力者先生曰賢試說舊用工夫曰只是致良知先生曰賢致良知慮而致之乎不慮而致之乎一清愕然

良父曰豈有不慮而能致者先生曰如此則昭然不是良知矣孟子點良知要緊在不慮而世之學者直以慮後作良知也終其身致良知良知頭面先未認得却如何用致字工夫一清赧然汗浹曰不聞教幾虛過一生矣

先生曰易分明是言天而三百八十四爻爻爻盡是人事春秋分明是言人而命討誅賞是是非非一切皆爲性命孔子磨勘半生徹有悟於經世之理直下透性命之學大學一書蓋是老而有作止歸至善本歸脩身眞合易義春秋兼體之矣

先生曰未入門者看發心已入門者看開眼又曰有
學無學望容可知是學非學開口而決
有友不遠數百里程携囊鄭重蓋將走京師伏闕陳
言以死立譽便道謁先生先生不知也謾與談知
本旨其友一日而氣奪再日而心灰又再日乃值
輸本情曰予此行非專謁先生也念年至矣名不
成意將直赴闕下拚死命以圖不朽耳囊中鄭重
蓋冬衣也聞先生論不覺愧發於心痛懲於往信
知爲學之道果與立功名者不同雄氣壯心到這
裏分毫着不得也今請從此歸矣寤寐守此四字

待力耕養拙庶無負儒者家法

李生正巳問先生所論經世四局作者四書真萬古不易之見亦前此未開之眼只不知先生何所取裁勘得清切如此先生曰生但知經世有四局豈知其會歸於孔子之一學知作者有四書豈知其兼總於大學之一經象山所謂宇宙內事儒者分內事也若說一切憑臆之斷盡廢考求固爲杜撰上天下地往古來今必欲寸量銖稱較短絜長充棟汗牛卒亦有何憑據故要緊只在明學

夏生瑜問經書如舊何先生所論半不同於前儒先

生曰此無他前儒所論者多是說理我此所論者
多是說學
袁生維禎見先生剖析百家各能窮其來歷極其歸
趣問曰先生何以致博如此先生曰區區本不博
若較禮樂名物古今事變則某胸中不載者多矣
但於其中稍成一家之言特之有故者則某讀之
未嘗敢不盡心耳平生最是輕藐類書如玉海六
帖藝文類聚合璧事類初學記之類一覽其綱便
不置目此固世人之所取博者而予曾不屑心何
博之有

胡生理問近有友論學欲專主默識者先生曰知本兩字是默識的根源知止兩字是默識的訣竅所謂默而識之者有指也若只懸空說默識不知識箇甚麽

有文士見先生開口說秦漢謂欲做文字只一句一辭不秦漢終落下格先生曰君言是矣却有一問韓昌黎文起八代之衰歐陽子大變西崑之體皆所謂文人之雄也百代之所宗仰也今觀其集中有那一篇那一句合着秦漢後來摹做秦漢聲調字句一與相同却未聞名於世者此是何故其友

爲之茫然請問先生曰予曾有言矣文字可出許學問則不可奇又曰文字本貴奇不貴襲而世競務襲不務奇學問本貴常不貴巧而世必厭常欲務巧此道所以舛也不但韓歐卽子美以詩名家今檢其集中絕無擬古之作不但無擬古之作卽後首之調亦必脫盡前調韓文亦然此所以詩雖稱李杜文雖頌四家至論到絕手處韓杜兩人真獨高於萬古也今學詩者便欲踵唐學文者輒欲躡漢是直於漢唐文士之輩車塵馬跡之間效奔走者耳韓杜旣往之踪尚爾不肯一自置足歷額

攢眉效顰可笑學問却不然所謂貽我蝥蝥至今食用求仁之揭萬古為宗矣於其時談天雕龍謬悠怪迂不循鄒魯之軌轍者不知其幾千百種皆以自雄一世曾幾何時為世擯格澌滅無傳竟為辜負經常萬古必竟以孔子為宗脩身為本也公如祗欲取成詩文則請無襲陳踪自新機構苟尚有志學問則請一循鄒魯無作怪迂

熊生思孝問近讀先生答汝晋書謂只本末始終四字把定入道之樞而又括盡經世之簌經世之務莫難於兵者敢問先生治兵將柰何先生曰只

是知本曰知本如何了得先生曰孔子雖説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却又曰我戰則克其會夾谷也請具左右司馬以從請討陳恒也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皆朴實頭經綸朴實頭兵法然却不離知本吾固曰只此四箇字括盡經世之竅

鄒生朝卿問授時敷教封山濬川堯舜經世之務亦多矣亦勞矣先生何以每每只説垂裳恭巳删詩書定禮樂賛周易脩春秋轍環周流席不暇煖孔子明學之務亦多矣亦勞矣先生何以每每只説

夫子溫良恭儉讓先生曰賢如肯信知本之學則此多務者盡數除却於堯舜孔子分上不爲少苟猶未信知本之學毫髮在末上注心在事功上較量則此多務者一切摹畫不肯少於前人正與堯舜孔子覿面相逢了不相識

李生復陽赴親友會夜歸先生曰席間意思如何曰坐中皆舊友知舉業不知學問竟夕諠譁陽賴先生教幸有收拾不爲亂不知此於知本消息亦有合否先生曰此易知只到處提得身子出便本立到處把得脚定便身脩生雖幸不亂然彼同坐諸

君向生前尚提得舊習出爾有志學問者向渠前
却提不得知本出此亦尚須一省陽聞惕然
游生澈居父憂外居素食者三年先生以爲賢澈曰
澈於此有愧焉敢以請二載內果出安然三年間
頗亦勉強有友以爲不必勉強只此便是事親不
誠者先生曰是何言歟是何言歟予生三年然後
免於父母之懷故蔬食外居必三年乃足盡人子
之報禮如此情如此但聖人之情能滿乎禮視三
年如旦暮常人之情不能滿乎禮故初安之繼勉
之此亦自是常情之不能滿乎禮也然亦必如此

乃足盡三年之報吾輩爲學問固有安之合道者亦有勉之合道者要以合道爲則豈可狥情之便并謂禮可以不由乎誠正格致得手者固出安然然亦豈有一字不是强勉澈起謝曰聞先生教旣有慚且有悟矣

桐生萬梯問定靜安慮先生以爲進學階梯吾輩止尚難知安敢望定又安敢望進於諸妙境界先生曰定靜安慮若縣論終生造詣則必能立始是定不惑始是靜知命始是安耳順從心始是慮固有終身望之不能到者然卽一事而言亦自有箇定

靜安慮姑以作文譬之題目到手衆説紛拏徐徐看定乃漸有一主之見即此便是知止止則定矣又稍久之則理路心思漸覺渾融而靜又稍久之則震撼諠雜不見可奪而安而慮從此出矣但定則定矣未可謂之能定靜則靜矣未可謂之能靜安且慮未可謂之能安能慮予答淸甫書謂要緊看能字與中庸至誠爲能意同蓋是自然而然非由勉強此吾所以敢斷謂孔子蓋踏點實歷境界以定進學之階梯也要緊在知止果知止定靜安慮自有以次而相生者月將日就有緝熙於光明

矣徒手羡魚望洋興嘆又安有必濟之理乎

見羅先生書卷之十六

見羅先生書卷之十七

門人記述

先生曰論古事必以身設處於利害得失之中處今事必以身設處於利害得失之外

李生大昭曰昭苦雜思妄想難以驅除敢請問先生曰此不但一人病葢今古學者之通病也驅除禁制方藥具在經中顧讀者不察耳易所謂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者賢試思此是何等病痛所謂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賢又思此是治何方法

凃生邦直因講四禮請曰先生所講者旣是脩身爲本之學要緊明禮禮不明恐無以脩其身矣先生曰此正是倒說了禮由身出因脩而有脩之則有禮不脩之則無禮矣三千三百豈不備在經文只爲學不知本之故所以尚托話言未覩實事吾輩今日要緊明得脩身爲本之學自然戰兢臨履言動視聽罔敢踰越而身自此脩禮從此出矣諸凡考之古訓證之國典訪之賢士大夫亦自其意之所不容已矣

李生楠問先生謂非知本不能脩身初學之士入手

茫然憶度揣摩何由便得知本恐亦衹托話言致躭歲月先生曰我此論學與世異者得力全在於此正爲不躭誤了人平生最厭辨體之說猜謎頭說光景皇惑學者精神俾無至止故只實揭出一箇脩身爲本使人直下信及直下落根真令農圃僕隸語到可知其方憶度茫然致躭歲月者大抵尚是舊習爲障於身外別求知本耳陽明先生所謂知脩身爲本斯謂知本此一語道之盡矣亦何難知之有

塗生宗顥問佛法未入中國送死者多矣未嘗聞死

者含寃生者廢禮此其無謂明矣更有可訝者親
友緣此過從酒食流連俗方竭財事之若爲不以
儉親殊可慨也先生曰喪與其易也寧戚孔子言
之矣世但知喪之貴戚而又未知易之足以奪戚
生所憂者廢禮無經區區之意更有慮夫廬居塊
處者志已不在親也葢全副當精神俱在人而容
情上打點去也豈但佛事爲儒家所不當作如上
云云但可省者一切省之庶仁人孝子得以專志
乎親不爲情面之所分奪其所補者多矣

淦生曰陛問曰家君又專河上胼胝焦勞生旦夕往

省不知先生有何高見可相助益先生曰天下事凡皆可以臆斷惟有治河非久經相度全河具在胸中者不能也崇伯殛死禹作司空世祇知頌舜用人之公却未識舜所以知人之哲方命圮族僨事有由矣鯀障之禹導之神智雖出天成九載閱歷全河曲折已備悉於胸中矣此舜之所以必終用禹也不然禹於斯時年僅十九羣俊盈朝夫豈一無可代理者而必用禹乎全河具在尊公林處如予何能有贊

髙生文炳問先輩多稱孔顏曰發聖人之藴教萬世

無窮者顏子也先生何以每每只說孔曾先生曰第聖門之質則顏子爲最高論命世之功則孟氏誠最大必欲謹繩墨蹈規矩尊聞行知戰兢臨履敬守聖人之教以衍萬世之傳使中下皆可率由而穎敏不至馳騖則必竟於曾子乎歸宗也孔子不但交付大學直以交付厥孫有以哉有以哉身通六藝者雖云七十二人承傳學脉嗣續至今曾而思思而孟必竟自曾子之守教始也餘並寂寂無有嗣者

劉生聰問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自先生提明昭然人知爲入道之竅先生曰不但此經書中教人入手無有不是此門法者葢經世作用自合如此與出世之宗倚靠在靜邊者不等矣只如中庸末章首揭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分別一箇已分人分的界頭在人分上做者自的然而其究乃底日亡在已分上做者自闇然而其漸乃至日章淡簡溫一切斂歸已內自如此遠近風自顯微與本末始終先後一樣分別知遠之近謂不必求之遠知不在遠上着精彩也知風之自謂不必求之風知不在風上

著較量也顯微亦然可與入德與則近道矣亦宛
然一口道出下面一步緊一步一節深一節豈有
他法所謂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
無惡於志亦只是箇知遠之近知風之自闇然的
消息也曰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故君子不動
而敬不言而信亦只是箇知遠之近知風之自闇
然的消息也然豈徒以自了家此齊國此治天下
此平聲色不動天下之能事畢矣故又曰奏格無
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
於鈇鉞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

天下平眞所謂無爲而治夫何爲哉恭巳正南面而巳矣致中和則天地以位焉萬物以育焉實理實事言有大而不爲誇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戒謹不睹恐懼不聞直於天上歸宗上下與之同流而非若小補之也

陳生廷諫性質實聞先生教於止字一門殊有悟侍先生側言之時有中者先生是之令只默默守此一路毋闌發有問別義者毋強對答陳生歸不用先生語與人談至善辨本字及駁格物致知多所抵牾困而歸走見先生曰廷諫侍先生側論止脩

蒙印可歸與友朋商量乃多未契者先生咲曰予得蓉丈純甫書汝未來早知汝病陽明先生精金喻謂成色可以求同斤兩難以強較堯孔夷惠尚不能以取齊況吾輩乎趙普所謂三人者皆非統馭才世之學者類有希高慕大之心未少有知不量其才氣局量斤兩之分數何如也妄以幹辦經營欲當統馭之任此孟子所以謂人之患在好爲人師也自脩明學雖非兩事但較學力之淺深斤兩固宜自爲斟酌較才局之大小斤兩亦宜自爲斟酌

先生曰先輩提挈大率靈妙虛玄足聳學者之聽區

區樸拙三十年老在其中獨挈出一箇脩身爲本想見友朋之慣躐高虛者不謂守局拘方狗生執有則謂之餚躬砥行僅成自好甚或軀殼此身以臭皮囊視之如佛氏之見又或判心與跡將忠信篤敬抹爲儀觀之粗如此種種執持學未大明似亦頗難剖判𡨚對曰知本兩言義甚奧矣脩身爲本此本末精粗一齊俱到也𡨚雖入理之淺如上所云似亦有以得之不爲皇惑先生曰此自是一説子所謂脩身爲本四字缺一不得者是也孔子

作經內而析言心意知物外而備言家國天下心其體之最靈者也意以運之知以別之獨摯脩身爲本似有微意存焉而非謾語實曰得非如古義所云一念不本諸身即佛老玄虛之學一事不本諸身即五伯功利之學乎先生曰此亦自是一說心爲身主三尺之童子知之矣後儒以意爲人鬼之關以知爲虛靈之體豈不切要乃一切不道本歸脩身實曰然則如答自老書所謂孔學以求仁爲宗脩身爲本者則求仁之方法也乎先生首肯曰是則是却好著一思量正心誠意爲本如何便

不是求仁方法

先生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致格誠正脩齊治平恰是各付本物各還本則故格者物之則也致者知之則也誠者意之則也正者心之則也脩者身之則也齊者家之則也治者國之則也平者天下之則也真是一箇字移易互換不得予答蓉山丈書謂身心意知物家國天下八者天下之實物也萬物統括於其內格致誠正脩齊治平八者天下之實事也萬事該貫於其中亦千古不易之見

先生謂門人曰此箇學問斷要人巳共成俱達俱立

德不孤必有鄰豈獨三千七十之徒不可一日無孔子雖孔子亦豈可一日而離三千七十諸君若不拚出此身倒入師友場中離羣索居自私自利而曰我能有成者吾不信也

黃生天爵初見先生於仰止堂問脩身爲本如何做工夫先生曰脩身爲本如何更問工夫曰人誰無身未見有脩之者就聞教亦未肯脩先生曰此無他只爲未曾知本之故知脩身爲本斯重本矣天爵曰如何叫做重本先生曰人誰無本只爲看得不重之故所以不脩譬之將本求利只爲看得

本重常欲舉倍稱之息於鋏兩之間就令不得百計千方亦決不肯折了本如此豈自不能脩身之理乎故曰知本而後重本重本而後能以脩身爲本一坐豁然

先生曰葉蓉文述心齋先生語謂格物者格其物有本末之物致知者致其知所先後之知就此觀之心齋之悟大學亦只影響又曰李汝潛舉鄭端簡古言謂不但齊家治國平天下以脩身爲本郎正心誠意致知格物亦以脩身爲本此却有見惜往矣不得持𦈼管就質必有渙然氷釋先得此心同

然者

陳生志和問孔子作經何以名曰大學先儒謂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教以脩己治人之術大學之名取此近亦有駁之者謂古有農圃醫卜爲學之小者詩書禮樂爲學之大者大學之揭以別於農圃醫卜學之小者也先生笑曰是何言歟是何言歟豈有孔子名書而襲用國家名學之理至謂且與農圃醫卜對說大義尤爲無取中庸兩字固是子思創新名學大學兩字亦是孔子專主之見孔子平生只以大賛天到坤便說至以大賛堯到舜

便説君以大名學夫豈茍然大率有對皆非大惟天無對惟命無對惟性無對知本之學性命之學也稱孝稱弟到此比量不覺見謂爲小淸任與和聖地已臻執此稱量不覺見謂爲誠蓋孔子透性之極就性立宗摹性布局故直與性同其大也僭嘗謂由孔子而上相天下者即師天下者由孔子而下師天下者乃未必相天下者直將崇品編氓比夷分量敢以布衣韋帶肩荷乾坤則眞有見於大之故也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從古曾有人如此下語者乎此孔子獨見也則

有見於大之故也後來只有孟子見得此意故曰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又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雖王天下不與存焉非見大如何敢道此語非明大如何能道此語此真得孔子傳者大哉學也斯其至矣農圃醫卜之小又烏足爲稱焉

有友問通天地人之謂儒象山亦曰宇宙内事儒者分内事也豈有一事遺知可滿儒者之量天文地理律曆圖書風角占候凡有裨世用者總須留心乃爲無忝先生曰若與賢說不甚多能便成空頭

語矣賢寧肯信曾有一縉紳與予論文公補傳有何不是而陽明先生必闢之乎予曰謂人心之靈莫不有知是矣說天下之物莫不有理亦近却繼之曰於理未窮於知不盡是但在物之理有未窮即在心之知有不盡矣其縉紳曰此亦何嘗不是予曰予姑不遠引只如公蒞任來蚤作夜思周詳計畫爲物之理亦繁矣於其中曾有那一件是文公窮過者否不但文公曾有那一件是堯舜周孔窮過者否縉紳乃爲愕然予因笑曰如此則在心之知有不盡矣文公尚做不徹况吾儕乎予蚤年

盛氣亦有博涉旁通之心年十八寓楚撫署曾一習天文徽瀰管窺量非業擅專門不究後經多術都亦類此但稍涉其源流便棄不學而惟併精於此三十年來乃漸有今日之悟卽不盡通多技持以應天下之務本末始終庶亦知所先後不爲忙錯從本立宗從止發慮葢真有試而云非敢爲空托也

謝生中立將别去請曰先生知本之學具在刻中中立佩而歸誓闡明不負更請就中立切已偏駁處賜鍼砭先生曰治病最難用藥非易人只望見寒

何挍之熱熱便挍之寒寒病方除熱病復作此對治之法所以竟歸偏駁也如司中所缺少者豈不在於弘度然吾知其故矣司中蓋是皎然有自樹之心故介然有不羣流俗之意以致清濁太分容納稍隘然却自是樹立非流俗沉湎者比也若徑從介特處矯之以平分別處矯之以泛情而稍平風格日下矣是欲以矯司中之病適以誤之也故要緊只在明學學果明則眼孔之識見自大胸襟之容納自廣尊賢而又能容衆嘉善而自矜不能弘度既擴而斬然自樹之意又並存而不悖也謝

生躍然曰領教矣

朋友初見先生其友蓋久在學問中者禮師亦多聞見恭維自身則茫然未有得也先生覩其氣貌舉易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暢於四肢發於事業美之至也爲問其友答曰正位即先生之知本居體即先生之脩身先生曰吾固諒生之見不出此假如未經事學謂之無美在中吾友蓋半生事學者就此登堂頃誠儼然道誼輩矣假令置在農圃復與農圃無分置在工賈又與工賈不別言行氣象誠不可求聖人恐所謂通理黃中者理不

如是也也淄林漁叟一見孔子曰是何人也是何人也心若醉六經目若營四海所至之國邦君卿相蔚然起敬慕之心所謂温良恭儉讓以得之豈直在言行氣象上做工夫者乎蓋脩身爲本之學自然之徵應如此也一時坐者惕然咸有省

饒生崙好讀史舉韓信衛霍以爲善戰知兵有相似者欲將三傳挈同一傳先生笑曰韓信之將豈衛霍所可比倫直自太公而下知兵之將馭兵之才至於今無與之方比者矣衛青去病雖有捕斬之功碩畫奇謀史都不載大率一戰之能非所謂萬

方之敵也韓信何等胸襟識見登壇一說指顧經綸如觀掌果首定三秦以開致王基本闢東伐之襟喉弭遠征之後患根本定矣却不拈動項羽請三萬人一出而虜魏豹擒夏說斬成安脇燕定齊盡收散亂之國使楚孤立然後間出奇兵絶楚粮道俟其勢窮道促一鼓吞之此其視世局如棋局先後下着分毫不爽非所謂决幾呼吸偶出奇謀以一旅之師取捷者也惜其不學道不識人臣所以事主之道智士明哲保身之戒功成之後自取族裁然其才智局量自是間生爲今古所僅見也

太史公謂使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庶幾哉爲漢家
元臣與太公周召比倫諒哉
崙一日又論及諸葛武侯用兵制勝之竒先生嘆曰
武侯平生苦心只值漢祚將傾所至逢了對手所
以志不克伸初遇孟德孟德死無端又走出一箇
司馬懿來此孔明所以一生展手不得也崙曰孔
明苦心誠如先生之論恐司馬懿未必是孔明的
對手也先生曰不然生但識孔明原不曾識司馬
懿上庸一戰八日而兵到城下孟達度其來在一
月之外想見孔明亦必料其到及兩旬之間遂破

馬謖拔上庸斬孟達此則孔明決幾反出仲達後也知彼知己百戰不殆司馬懿豈不能與孔明戰乎真不敢與孔明戰乎則司馬懿知魏又知蜀也知仲達又知孔明也蜀雖小有孔明在吾何敢貪彼尺寸之土堅持不戰假託君命吾亦不僥倖至失我尺寸之土此葢司馬懿深謀其君知之羣臣將士所不知也然予以爲孔明之所以必出師者又自有說葢國小矣理不可以坐而受攻葢以戰爲守也司馬懿之所以必不戰者亦自有說葢國大矣計不屑於輕爲僥倖葢以守爲戰也譙周書

生爾作仇國論以刺姜維豈知姜維蓋受心計於孔明以爲必攻魏乃能保蜀哉黃皓之譖一行還屯沓中而蜀亡矣此皆昭然簡策之内易而易知者顧昧者不察耳

劉生邦潤問大學之脩身爲本與中庸之脩身以道脩道以仁同是孔子之説到彼處如何又要添出一箇以道以仁先生曰學必明宗言之屢矣宗旨不明直於言句揣量卽雖一聖之口一坐之間其詞之或少或多意之或先或後亦自有不同者而其旨意之歸宿則斷然無有二也大抵大學是先

提了至善故下面只說脩身爲本而至善自在其中中庸却是先說脩身故下面必須本歸仁字而後表裏精粗血脉準繩俱到至於以道則即此二條之内事親知人便其欵目更下一條所謂五達道便其欵目隨方指點即大學之所謂家國天下初非有别道也

方生可久問不遷怒註有横解直解者何如先生曰横解者似是手勢下得重直解者似是手勢下得輕想見顔子地分雖高到懲窒處亦容有手勢下得重者不可謂昔賢之解爲粗只要看得遷之一

字有分曉耳遷者遷動之意學問未有歸宿和根頭在末上何不遷之有故不遷怒者不遷於怒也此所以有不善未嘗不知不遠而能復無祇於悔也此中渾然是箇得手的止法須味須味

李生廷喻問人生這點精靈世上便宜事分毫瞞他不得見色逐色見利逐利如何降伏得下先生曰誠然只緣這箇東西能好名亦能好利能作善亦能作惡此其所以須學戰戰兢兢如臨如履直至恭稽分義乃盡决無有撒手懸崖徜徉恣肆之理正之誠之致之格之防之可為備矣又必止之以

固其根荄此原是變動不居之物非直截斬關反本還元向巳躬朴實收入沿流而遏之决無有至止之所也

乙亥歸自粤合鄉縣士友大會于石龍諸友競談本體互相質辯或曰如此則是本體或曰如此尚非本體鬨然莫知所决先生微哂聽之忽有牛自外闖入堂上因顧笑曰不必辯不必辯試説此牛因何上堂衆愕然先生曰若説是本體此牛曾合上堂若説非本體則此牛又曾能上堂想見諸君必有謂擬議去矣此牛必降阿欽也乃是本體者又

或謂耕其職事此牛必拽耙拖犁乃是本體者以予觀之總是以意揣摩兩無憑據記得先公守衢時合士友於衢麓講舍因諸友競辯良知曾發一問曰爾諸友只謾說良知吾今問爾堯舜孔子豈不同爲萬世之師假令有人過堯舜之廟而不下車者則心便安過孔子之廟而不下車者則心便不安就下車孔廟而言指曰良知則分明是箇良知就不下車堯舜之廟而觀則安於堯舜之廟者固是箇習心而不安於孔廟者亦祗是箇習心牛亦如此矣必竟本體良知如何剖判一時談者俱

各茫然罔知攸措

李生大昭問止脩工夫先生揭示至矣但生輩以變幻識知奔馳熟路如何驟然收拾得住或亦須廣方便法門方可望於進步先生曰止惟一法脩有多方止之所以脩之也脩之所以止之也合下來曲盡情局之變原非死做甘辛燥濕境界之遭值殊方疾徐甘苦手勢之生熟各別靶柄消息揔歸一止烹煎澏養加減抽添是有多少作用此一切皆所謂方便而非必別開戶牖乃謂之方便法也蓋止雖只是一法脩則原有多方執不得耳又法

門兩字在佛門道出若只尋常在儒門論學却有
關係舍知本而別開逕竇彷佛便入異端舍止脩
而別講法程婉轉便乖宗趣

余生邦直問直近收拾一止稍覺有進步處到靜中
心意知物幷身世一切皆如無有如此做去得無
墮在空虛有近於禪先生曰還應得事否曰隨事
挹應處亦不差先生曰不論差不差所舉只一段
清虛尚然在否曰有時在亦有時不在曰如此則
何故慮墮空虛有近於禪曰一切盡空了所以慮
墮於禪先生曰學問要緊在辨宗不在辨體要量

手勢不量地分儒者之討止原向經事宰物之中非教汝一味避事躭虛學問之手勢全看汝閑了又可忙得動了又可靜得若閑了不可忙得卽是躭虛動了不可靜得卽是任氣奔放直聞有省

詹生事謗問多有不達先生旨者謂全經只教知止有近於禪先生曰此語殊可笑渠先不認得箇至善的頭面如何會得知止又曰止者止於善也與禪學止歸空者正不同堂語止者止於本也直以經事宰物與棄人倫遺事物者正不同堂語只因禪家道了一箇止字便絕口不敢犯着卽疑爲禪

曾不思安汝止欽厥止緝熙敬止艮其止止於止知
其所止自佛法未入中國時犯諱久矣且吾並揭
止脩每矜之爲妙契孔曾心旨必去脩字專病止
字吹毛求疵刻不至是然此亦自是童穉般見識
流言止於智者生何憂之淺乎
胡生汝煥問曰聞先生亦曾讀楞嚴金剛圓覺維摩
法華諸經請畧示其旨趣如何先生曰吾輩要緊
明儒學此等處姑置不講可也煥曰試言之知其
疵是亦所以明儒學也先生曰楞嚴者禪理之窟
繭絲牛毛剖析至盡金剛維摩則是破相之宗理

亦然到圓覺一經獨非西來本色蓋後之貫串禪經通曉文字擬而爲之者也然非具隻眼者不能識惟法華一經最爲權智之大因緣起教似正而實奇化城寶所語虛而理實諸凡鼓舞神通之用導誘變幻之方不可實看然亦不可一切虛看蓋全是一片大權智而本之慈悲以導人也所以一入其中四顧茫洋無處討出頭之路惟其到此却稍不然初亦不免暫爲籠罩徐徐撥牖牽幃覺得化日光天照常自在縱橫變化總是一智之所運動轉移初無有實事也煥聞躍然曰如此則先生

何不爲之或亦有助開發先生曰佛智無畏非凡
所希雖然憑臆行之亦可當十之五六雖然又必
竟不忍爲且不敢爲經世之學只一犯着權智起
心動念已無有了田地根本矣
先生有感學問之敝語喩周川曰士之務學無以異
於女之守貞皆以自畢巳志非世驅迫豈有毫髮
世情可爲夾帶古云人盡夫也孀婦不得巳嫁者
多守貞之女自不肯更二夫卽一切繁華自宜禁
斷鉛粉不施花朵不揷彩綉之服不御讓盡了世
間便宜而後可也若號稱守志又欲兼受享之華

踰閫域之限爲世賤惡理豈宜然此其世道無公
不肯愛成之過
夏生煥文問出師二表後篇文彩議論似稍不及前
篇昭明去取亦當先生曰不然只開口漢賊不兩
立王業不偏安萬兩千斤已足以信大義中間六
段憑虛最爲文字絕唱與賈誼政事疏假設一段
相埒本是實說事情利害却乃假事設詞憑空摹
寫此最文字之絕妙絕妙者也却結之曰鞠躬盡
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
也何其忠之至耶恰好合着知本規爲直以自了

理須從熟玩中出也若說邦榮不曾用心則定是用心若說邦榮義理不曾明徹則大旨已自瞭瞭如此究竟學問縱理會得也還是冊子上的見解也倒問橫提便爾酬應不得若是實有諸已者聲入心通真如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矣

先生舉襄敏公云君子是落得做君子小人是白着了做小人真是名言窮通得喪夷險升沉有一件不是命定者乎同此富貴同此貧賤堯舜孔顏的聖人真是落得做的諸君有志做人者可不自勉

又曰先襄敏最善啟發人曾因一友講人皆可以為

堯舜章先公曰諸友幸無沿舊詵謾笑曹交以予觀如曹交發心世葢未可多見所謂湯九尺文王十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是感其具湯文質而愧其僅食粟爲有愧於湯文也是直以湯文自期待而不肯甘食粟也諸君煩然而長夫豈無具湯文質者食粟而已如何則可不知曾如此一發悲憤否聞者惕然

李生廷唯問當仁不讓於師莫只與師同爲便是不讓先生曰師弟之相讓者分也到仁上如何讓得只如乍見入井而發怵惕惻隱之心此處如何着

得一箇讓字又如封疆之臣則死封疆社稷之臣則死社稷取義成仁各了已分如何着得一箇讓字

會萃和堂舉程子曰如讀論語有讀了後全然無事者有讀了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他書未必盡讀只論語無不讀者試問有誰手舞足蹈一坐默然徵哂先生曰論語自是讀過想都全然無事只此書無味未論諸君即老在學問中為世張主者亦可知學問未到平實地裏也

諸友省試謁辭先生曰毋輕此出居常評隲必以出

處爲士人大節謂安石不可被聘於桓溫中立康侯不可應召於蔡京秦檜暨眼前負望林壑者必祝之曰須亶此出是矣只到巳分上便一切都無有界限分別也是直以居官者有出處而爲舉人秀才布衣則終其身無復有出處限也不知入門一步便屬處出門一步便屬出孔子所謂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也與只閨門之內閫域之間食息起居一出一入愼之則天下之大本立矣諸君旣從事學問比於向來便爾不同一行一止人共瞻之曰此講學士也何其動之不愼

如此耶故節令一行便是諸君之出愼之愼之